



5

白谷

版 出 社 天 明

明 天 旬 刊

第 一 卷 第 五 號

目 錄

行爲主義者眼中的記憶

T. B. Watson 著
武者 譯

賭 徒

法朗士著
趙隆棠 譯

愛的墳墓

禹 亭

海涅詩三首

劉紹蒼 譯

影

蔭 棠

報 費：零售本市每冊大洋三分，外埠

四分。半年五角五分，全年一

元，郵費在內。

通信處：北平景山東街四十六號明天社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出版

行爲主義者眼中的記憶

Thon B. Watson 著

武者譯

依一般人的意見，記憶是一個最難捉摸的心理歷程——自然的極爲嚴緊防範的秘密之一。牠是心的隱藏官能，行爲主義者對於記憶能作如何的客觀敘述，或者怎樣來客觀的研究牠呢？

倘若行爲主義者尚不能爲記憶作一敘述，行爲主義的心理學的一般體系，便要顛覆了。

關於記憶的事實是什麼？自亞理斯多德下降，一切主觀心理學家向牠捉摸，但是他們的努力裨益於他們的很少。像威廉詹姆士(Win James)燦爛的思想家，把記憶用意識的名辭解釋，又把意識用記憶的名辭(和其他的心理歷程如感覺，知覺，欲望等)解釋。倘若這樣大思想家像詹姆士，還捨棄了問題，而兜着圈子來證明，那麼主觀主義者的企圖給記憶一個適宜的處置，又有什麼強固的力量呢？

依行爲主義者的意見，真正的攪亂是問題敘述錯誤了。牠被敘述爲無可對他着手的狀態。行爲主義者現在斷言無所謂記憶的官能或歷程——只有「學習」，而技術的「失去」是由於練習的缺乏。這否認記憶的存在是基於觀察呢？或者不過是行爲主義者棄却攪亂或困惱他的什麼東西的策略呢？

來證明記憶不成問題的主張，讓我們回轉來對小孩子作一些研究，這是行爲主義者所嗜愛的方
法邏輯的次第。在我面前有一個一歲半大的孩子。我給他一個小四輪車。其初他對他做不出什麼，但他是肌肉健全的，不久，他便學會駕馭牠。一個月他能沿各處跑，推他的車上丘岡，然後騎上

跑下來。我隨後拿去他的車，讓他不乘車步行六星期。六星期後，我發出問題，「這個小孩子還有否怎樣騎他的車的記憶麼？」讓我們問他。「你記得怎樣騎你的 Kiddie 車麼？」他說，「騎 Kiddie 車麼？」問他類似的問題，「你記得怎樣開摩托車麼？」他說，「開摩托車麼？」你在這裏不能得到很多的幫助。換言之，你由問他記憶或不記憶如何乘車上，從不能尋出你的問題。但是我們沒有受舊哲學偏斜的影響，把我們的問題誤解麼？我們所要知道的是，他已經兩個月沒有練習 Kiddie 車了，現在再來乘牠，能像我們把車纜從他拿走時一樣好麼？倘若不一樣，那末怎樣纜一樣？這時我們這樣表現我們的問題，牠便成爲客觀了。我能用試驗解答牠。我放他在車上，說道，「走！」倘若他衝出來了，旁觀者便說，「他記得，他不記得麼？」——記憶不是驚人的事麼！」在日常生活裏，我們用不着留心去精確記錄學習，或由缺乏練習以失去效率。但是當行爲主義者轉向試驗室時，他正是要做這個。他們用不着向小孩問什麼問題。他們須科學的計劃他們的試驗。在從小孩子拿去車以前，他們對小孩子最後在光滑的三合土鋪路的平面地帶，騎行一百英尺要多少秒鐘，須得一個正確的記錄。他們還須在這個最後騎行裏，有一個錯誤數目（例如，車離開了一條直綫）的登記。在車歸還小孩子之後，行爲主義者須量出小孩子前者相同的行程裏第一次騎行的時間，並記出他的錯誤。他們並不能發現完全的扮演，只能發現這嬰兒的騎行，只當最後拿去他車子時百分之八十的速度和百分之七十的正確。

倘若這裏面有什麼神秘，那便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神秘。照行爲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三件事要討論：（1）在乘 Kiddie 車技術獲得上的研究，（2）功能的廢弛跟隨着演做速度和正確的與

失，和(3)再學的歷程——這是說，再得到演做原有正確所廢時間的長度和努力的數量。每一階段都能像氣候和雨量一般的正確去測量。每一步驟都是可以試驗的。

但這當然還不是全部的故事。讓我們找一個較大的孩子。我教我的八歲孩子騎普通腳踏車。在兩個月的末尾，他能在村中任何地方上山下跑。我拿去他的腳踏車。在兩個月的末尾我告訴他說，「詹姆斯，你還記得怎麼騎你的腳踏車麼？」他說，「自然我能够，父親。我能騎得像你那一天從我把牠拿去一般好。」現在常人和內省心理學家便要說了：「我告訴你吧。這便是記憶的歷程。八歲大的孩子發展得比一歲大的孩子高。你們行爲主義者怎麼來說明這個呢？」行爲主義者用小心的態度，量出在那孩子拿去腳踏車時最後騎行四分之一英里所費的時間，並且作一個騎行錯誤的記錄。在兩個月以後，他再把腳踏車給他。他量出第一次四分之一英里的騎行所費的時間，並記出錯誤。他仍然發現在速度和正確上，有看得見的喪失。小孩子口頭的報告，不能做由廢弛而喪失的指標。

什麼是一歲半大孩子和八歲大孩子中間的主要差異——這個差異在記憶官能麼？完全不是。八歲的孩子當他學習怎麼騎腳踏車——那便是，學習如何使用他的手，腳，和軀幹——的時候，也學習怎麼來講說牠——那便是，他雙重的來學習騎腳踏車；用手內和口頭的。三歲大的時候過後，在任何年歲我們建造口頭的習慣，幾乎像我們在同時期內建造用手的習慣一般普遍。但是在三歲大的時期以前，我們很少建造口頭的習慣。這便是我們從不能「記憶」我們生活上三歲以前的事物的理由。我們不能口講我們早期的習慣——口頭的交替還沒有進行得充分。因爲這個理由，我們應該用保留的眼光，來考察心理分析家斷言用分析的方法，能復現嬰兒尚不能用口頭表現的早期所記憶事項

的主張。對於一個太小不能講話的嬰兒，我們來測驗他沒有什麼記憶，唯一的方法是放在原先的處境理，看他是否再扮演舊日的行爲。

II

內省心理學家通常所說的記憶，不過是我們許多整備待發的習慣的口頭部分。試言我們的遊戲。我們都玩高爾夫球戲 (Golf) (1)；放進必要的臂，腿，和手的適應來繞着界程趕球。但是當我們放進臂，腿，和手的適應時，我們同時也一樣放進口頭的適應。一個異地的人在冬季落雪的天來問我們：『你能玩高爾夫球戲麼？』我們立刻進入一個生動的但是單面的談話。我們講 Drives (1)，Brassies (2) 和 Lies (3)； niblick shots (5)，putts (6)，water hazards (7)，Bogie (8) 和 Par (9)。事實是如此，我多數冬天口頭的玩高爾夫球戲，比我們夏天戶外在球場 (Links) 上用棒玩的爲好。來證明我們實際的球戲是否和我們的談話一致，唯一的方法是到球場裏去。社交上說，這樣做是非禮的。在實際生活裏，我們完全承認口頭的習慣在牠的明顯(用手的)價值上是鬆解的。但是在那裏要沒有造成口頭的習慣，便也無法測驗出『記憶』，就是把成人放在他曾經形成習慣的舊日處境裏，也是無用。假設我找一個既不能寫又不能讀的聾啞者來玩高爾夫球。假設你問他能怎樣玩高爾夫球。那個聾啞者自然不能告訴你他的遊戲。他沒有口頭的習慣。他的表明他能玩高爾夫球唯一方法是到球場裏，拿他的棒，而且開始去玩。

譯者注：(一)以曲端(木製或金製)棍(叫做 Golf club)擊小彈性球入穴的遊戲。方法在界程裏面設距離不等的穴(九個或十八個)和天然的或人爲的障礙，目的在擊球進穴，而所擊的次數愈少愈好。(二)自起點處驅球，棒盡力驅球使球

外出的一擊。(三)這個球戲中所用銅包頭木棒。(四)不詳。(五)鐵頭棒的一擊。(六)在有穴的草地上發球使棒入穴的一擊。(七)水障礙。(八)所規定在每穴的擊球次數，與戲者即和牠相競。(九)依正當遊戲規則，一球穴或一週所需的打球次數。

或者有人說上面的例子不能作表率。讓我們且看看日常所遇到的。一天走經第五林蔭路時你忽然撞到一個人。你毫無躊躇的，立刻向他說道：「呵，比爾，我二十四年不見你了——自從我們在芝加哥大學踢足球以後。你還記得那次致謝日比賽，我們因為一個 touchback 戰勝了密幾堪大學麼？」

譯者注：(一)本隊球員在球門界線後，將敵人踢過之球攔回。

這不是記憶的驚人奇績——和我們適纔考察的例子有些不同麼？答案是，完全不是。許多年前前你學習比你瓊正和你學習每件事情一樣。你建造向他反動的習慣和他講話的習慣。你對他裝置這些口頭的習慣，同時也裝置足球的習慣。二十四年的末尾你的足球生涯過去了——但是你的足球的口頭組織還存留着——雖不完全，但當比爾的臉出現時，足夠顯現出來。湊巧在你這個時期的生活中，你的口頭習慣被損害了，並且損害得為你所難承認，因為走不遠，你又遇到喬治，他也是屬於你足球時日的夥友。你就跑向前去，並且要去握手。你隨即開始躊躇，並且言語支吾起來了。想不起來他的名子。你回到舊日的情境中，「你面孔是熟習的——我從未忘記的一個面孔——但是我不能立刻想出你的名子。」當你日常和他在大學的時候，你對他的口頭反應是完全的。在二十四年不用之後，你的口頭反應的速度和正確崩毀了。這個你看見比爾能想起他的名子，而喬治的臉不能使你想起的事件，將要使佛洛德派說在你的早先對喬治的聯想上，必有某種素因足以發生「壓抑

』（Suppression）。我們也不必辯論這個見解有多少真理，行爲主義者只願用記錄進行，無論如何，他們的試驗證明僅由於機能——任何組織——的廢弛。就常態的發生機能的速度和正確的喪失。在比較心理學上，他們的試驗說服了他們，就是在動物中間（即如耗子那樣下等）表現機能的廢弛在牠們的反動中發生同樣的速度和正確的喪失，一如人類——在動物世界裏並沒有真正壓抑的問題。

所謂忘却（我這裏說常態的事件）顯然由於某種動作系統（整體）——在學習歷程中所建造——的破壞。就是金字塔也要因時間而崩解。試想打網球的人，經過逐漸的練習建造起來驚人的打球技術。他除下打球什麼都不做。他的全部身體都爲牠組織起來。試想他的右臂的肌肉組織的錯綜，恰好發展成爲適於這種動作的式樣。現在假定他在二十八歲的年紀，以鐵匠一業謀生。不斷的用沉重的大鐵錘在鐵砧上打鐵，隨致使用其他種類的聯結，自然所用的肌肉還和打網球的相同。打鐵把肌肉增厚，並且使他們固著，變硬。牠堅強筋髓。這兩年來打鐵的結果，全不適用於打網球的優雅遊戲，又有什麼奇怪呢？他的全部身體的組織變得兩樣了。

善於競技者的技巧動作，如不應用，似乎很快的就崩壞了。特別是在那些競技人貪食和被寵的地方。延時，淫佚，過飽常常是即使暗練也不能比賽勝利的原由。只有一些英國的高爾夫球戲者幾乎能勝過久廢不用的手暈。

就是在起始幾乎全部是口頭學習的情境裏，也沒有兩樣。能發出銀一般的聲音的大學教授，他的知識領域幾乎是無限的，經過廢弛之後，也很容易失去他的組織。例如，因爲某種切迫的需要，這個教授做了三年旅行商人，或保險家。他試去再事講演他的題目。他努力去講。或者他讀許多別

人的著作並繼續他自己的新試驗，或者去講他以前有權威的領域。我們身體的（神經）筋肉組織被限定了；除非在我們的專業裏繼續使用牠們，個人的肌肉必要連結成爲新組織。

自然，這肌肉組織崩解的歷程，也是出乎望外的收獲。倘若我們的組織留而不變，只能做從幼時到成年所學習的各種事情，那末每人的生活必是他和親近他的人的重累。但是在四歲時，我們棄却三歲時的習慣；到八歲時又棄却七歲時的習慣。不幸我們都帶着這些幼稚的和兒氣的組織太多了，一直到成年期的來到。當我們感情受傷時我們哭泣，恰如當我們的母親責罵時我們哭泣一樣。當什麼人不來慰問我們並且說道『好夥計』時我們含怒或哭泣，正像我們爲父親做事時他不說『好孩子』一樣。我們從家庭生活允許帶來的組織，在我們的生活建造上是悲劇的事情。

這是行爲主義者所看見的記憶。

III

但是那些在舊系統訓練下，把記憶看做一種上帝而不是機械的人，要以爲這個見地是極不完全的。你或許想到上面所說的，不過是所謂動作記憶和口頭記憶。你沒有看到講『視覺記憶』，『聽覺記憶』一類東西，這在行爲主義者還沒有登台搗亂基礎主義者（Fundamentalist）時，心理學界和教育界對他會大討論而特討論。你可以向行爲主義者問道：『我的心裏，不是從過去的生活泛流着景像的心意圖畫（視覺心像）麼？我不能閉着我的眼睛，來對我繪出我過去所遇到的人，地方，事物，幾乎同照像一樣的正确麼？並且進入一個幽靜的房間，我不能使我心裏再呈現昨夜在音樂會裏所聽的調子（聽覺心像）麼？』

這的確是心裏學家的老意見——現在我們大學裏幾百教授都相信牠。他們說不只當對像呈現於感覺時有事物的知覺，就是對像不在那裏刺戟我們的感覺器官了，也有同一的事物到我們的心上，以成一個心像的世界。照他們看來，當一個腦系統激動別個腦系統（中心是激動『感覺』或『心像』時，我們便得到心像。換言之，他們相信當感覺器官和腦一起活動時，我們得到事物的知覺（perception），但是當感覺器官失去任務（無對像呈現以激動之）時，那麼腦自身就能獨立活動。那麼我們意識裏只有『記憶的心像』，牠們的種類是聽覺的，視覺的，或運動覺的。這一切都是正統派的意見。

但是行爲主義者，把所有叫做意識的廢物一掃而光，回向你了：『給我證明』，他說，『你有聽覺心像，視覺心像，或其他離去體軀的歷程。而我呢，只有你這些未經實証和沒有依仗的名辭。』科學必須有客觀的証據，以建立牠的理論。行爲主義者和舊心理學家相反，任何點都在以已知的生理事實爲基礎的信念上，發現他的體系，那便是，腦是常常被刺戟，而刺戟僅只是由感覺器官歷程從外邊來到的。神經系統僅只在神經弧裏工作——第一步感覺器官被來自外邊的對像，或經過我們內面的肌肉和腺的動作所刺戟。衝動進入腦，並且由腦到肌肉和腺。常常是當機體部分在活動時，正是這些完全神經弧的一個或幾個在作用着。換言之，常常有對像在那裏刺戟我們——倘若不是一個椅子或椅子，那末就有一些機體或肌肉歷程如在喉頭的肌肉歷程，我們用以向我們同已微語（思想）。

那麼什麼是心像呢？爲什麼牠們是不能証明的——神學的，心理學術家語裏的虛構物。倘若我

們日用辭典和全部文學不會搜羅這種術語，我們將聽不到什麼是想像。要站在他們的地位上，我們能看見什麼呢？當一個人閉着他的眼睛或耳朵（借喻的說）說道：『我能看見我降生時的房子，我母親房間裏我常睡覺的帶輪床——我能看見我母親來把我裹着放到裏面，而且還能聽見我母親向我輕聲的說道晚上好。』上面的話是什麼意義呢？一觸摸，自然完全是空虛無物的言辭。我們僅只是演戲一般的。行為主義者對這些終於是找不到想像的證據。我們把所有這些事物，很早很早就建造成言辭，無論什麼時候，一有機會，我們又常口頭的重述這些景象。一個受教育的聾啞者講說一個故事，恰像演戲。海倫開拉（Helen Keller）小姐當她寫東西時，他能描寫秋天落日的面色，和她生活中每天親眼看見的落日一樣美麗。當她寫東西時，她寫秋林的美麗，比我生動得多。全部的重點是當我們在景物之前我們講說——我們在音樂會裏我們講說。第二天我們開始對我們自己或別人說道：『克利斯拉（Kreisler）演奏巴赫察科茵（Both Chaconne）的樂章不是驚人的麼！』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是，我們實際上是營營的講着，或者聲音很高，或者至少用半口頭的肌肉以表出之。我們用不着視覺心像——我們用不着聽覺心像，我們用不着任何心像來說明我們叫做內在生活的任何部分。我們所謂意識着我們過去的事物，不過是我們能把牠們或者向我們自己談話（思想），或者向別人（語言）。

我們再回到我們出發的處所——一切「記憶」根底上是動作記憶，並且服從學習，不用和再學定律。

按本篇譯自 Watson 近著 The Ways of Behaviorism（行為主義的各方面）。

賭徒(二)

法朗士著
趙蔭棠譯

賭徒爲博，猶之乎情人求愛與酒鬼嗜酒，——盲目的而且難禁的，受制於不可抑之力。有些人矢願於賭，好像別些人矢願於愛。昔日有兩個舟子，非常的被賭慾所惑；我驚疑編造這個故事者不知是誰？他們翻船了，僅免得葬身水城，經過了頂駭人的變遷，才爬在鯨魚背上。他們流落在那里的片刻，猶從衣袋裏掏出賭具，安排着去賭博。這個故事比真理還真實。各個賭徒都像這兩個舟子。而且就這種舉動論起來，在賭博中有些東西，駭人的激動那冒險的心肉的組織。貪圖財利是個無意思的高興麼？在一秒之中去賞味許多月，許多年，恐懼與希望的整個的生平，是個沒有陶醉的娛樂麼？在我不及十歲時，我的幼稚班的教員格洛平先生給我說個「人與仙」的故事。我還記得，比昨天剛讀過牠還要真切。一個仙人給一個童子一個絲線球，告他說：『這個是你的生命之絲線。拿住他吧。在你覺得時間緩慢時，拉牠一下；你的日子過的遲速，就隨着你拉的緩急。在你把絲線放在一邊時，你仍然停留在你的實在的同一的時刻。』童子收下線球；他第一次一拉牠，到了成人，又一拉，與他所愛的女子結了婚，又一拉，看見他的兒女長成，博得官職與名利，縮短焦灼，逃脫與年歲俱來的苦悶與災難，而且到最後，唉呀！截短了難耐的老年。他自從仙人拜訪之後，他剛剛度了四個月零三天的日子。

好了，所謂賭者，我很願意知道，設若不是把命運通常的在許多時，許多年的途程中所影響的變化，產生在一秒間的藝術，不是把散佈在常人的緩慢生存中的感情聚攏在片刻，把全生平的秘密

聚攏在幾分鐘的藝術，簡言之，不是仙人的線球；到底是什麼？賭是與命運之神徒手相博。牠是雅各與天使的撲鬥，是浮士他斯博士與惡魔的契約。賭注是銀錢，——換言之，是能以直接得到無限娛樂的東西。或者第二張牌翻轉，球（三）正滾着，就交給賭徒苑囿與庭園，田地與森林，與高入雲霄的尖閣與影樓的城廓與府邸。是的，那個跳舞的球把持着許多畝的良田與石板築成的頂樓，頂樓的彫刻的煙肉反映在羅亞爾的寬廣河心；牠包含着藝術的寶庫，珍珠的庶羞，高價的珠玉，全世界頂美的肉體，不僅肉體！還有靈魂，——靈魂是夢想不着而可以用錢買的——世界的一切華美，一切顯貴，一切雅物與一切威權。我要說什麼？牠包含的比我說的好的多；牠懷抱着牠的夢與幻想的一切。而你要我捨棄賭麼？不；設若賭僅利用在交出無頭尾的希望，設若我們的關於牠的幻想是牠的碧眼的微笑，牠被人愛好就不甚狂迷。然而牠有金剛石的釘子，牠是殘酷而且駭人的，牠任情給人窮困與破產與醜名；牠的崇拜者所尊敬牠的，就在於此。

危險的迷戀在根本上屬於一切的大熱情。設非懸崖在前，則沒有充實的娛樂。牠是陶醉的高興與恐怖的混合。而且有什麼比賭還怕人？牠與之而復取之；牠的邏輯不是我們的邏輯。牠是瞎子，瞎子而且是瞎子。牠無所不能。牠是一個神。

是的，一個神；牠有牠的崇拜者與聖徒，他們愛牠就爲着牠的本身，並非爲牠所允許的，而且當牠打擊他們時，他們很尊敬的躺下。牠很殘酷的打擊，而他們歸罪於自己，決不歸罪於他們的神。

「我賭一場壞的，」他們說。

他們找自己的錯；他們不譏諷他們的神明。

(一)這一段是譯自亨樂園；題目是我臨時加的。

(二)想亦係賭具。

愛的墳墓

禹亭

蕭條淒冷的，晚秋時節，天宇暗淡，草木彫零，種種景色，已存在足以蟬發騷土悲憤傷慨的詩情，引動怨女工愁善思的心緒。而又是在日暮黃昏之際，廢墟荒墳之間，那樣荒涼悽慘，更能催人下淚，令人心傷了。

西斜的太陽，已經沈沒在天涯一帶的青山裏，只留一片片魚鱗般的微翳，一縷縷輕紗似的彩霞；眼看着紅黃白灰不住的轉變，霎時間暮靄瀰漫，青山變成一線灰色的暗影，遠林變成一片黑漆的斑痕，一切一切都莫胡莫辨了。

在高空碧藍的穹蒼下，靜伏着一壠一壠的墳頭；地上衰黃的枯草，已被牛羊踐踏得東倒西歪；墓上如削的叢林，已被樵夫砍伐的七零八落。殘碑斷碣，密密的蒙上一層蒼苔；頹敗瓦礫，攪雜着一片片灰白的朽骨。這時，農人都唱着呆板的土調，走回他們甜密的家鄉，鳥兒都成羣結隊飛向他們樹林的巢穴。大地上頓呈死的沈寂，只有時可以聽到一兩聲貓頭鷹的狂叫，和那將整的蟋蟀，一絲絲淒切而攸長的嘶嘯。那垂頭枯捲掛在母枝上的敗葉，被風一吹，在空中打幾個迴旋，輕輕地落

在地下，擦着地面滴溜溜地轉幾個圈兒，發出沙沙微細的聲響。

在這樣靜寂的時候，這樣荒涼的地方，只有秀貞孤零零地立地。她深深地鎖着眉峯；上排牙齒緊緊地咬着下唇；右手插在旗袍的口袋裏；左手伏在胸口上。她有時仰起臉呆呆地望着天出神，有時低下頭凝視着墳墓嘆氣，一看便曉得她有什麼失意的事情鬱在心底。

現在的她和以前的她簡直成了完全不同的兩個人了，而且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她那白潤豐滿得半開荷花似的面頰，現在沒有一點血色，蠟一般的憔悴，並且顴骨高起，額上顯出一條一條的繃紋。那靈活光亮荷葉上露珠似的雙瞳，現在黯然無神，死羊眼般的呆滯，老是直直的向前望着。頭髮蓬亂，浮上一層沙土，好像秋後的荒草。身體衰弱，微微的前曲，好像老樹的枯枝，無論什麼地方，總找不出從前一點活潑的生氣。

他向來喜歡在荒山，古寺，廢墟，頽垣，那種人人所不欲涉足的地方徘徊。在不深了解她的人，一定誤認她是孤高嚴冷憤世嫉俗的悲觀主義者。其實，她確是熱情摯意在愛海裏游泳的天使。不過因為她確看出人間的種種快樂和幸福，完全建設在相反的比較上，如果老實過一種呆版，單調，不變化的生活，決不會感到什麼快樂。善固然是可貴，沒有惡便現不出它的可貴；美固然可愛，沒有醜也顯不出它的可愛；是之所以是，正因為有非；光明之所以為光明，正因為有黑暗；成功之所以快樂，正因為有失敗。山明水秀自然風景之美，在營田園生活的鄉農，當作家常便飯去享受，也並不感到什麼快樂。快樂的家庭，慈祥的母愛，在永未與世接觸，或受生活難壓迫的嬌兒，也決不會感到什麼幸福。有了相反的觀照，才生出人生的意義。她正是根據了這種原則，把她以先幸福美

滿的生活，和那荒涼寂寞的環境對照，在比較上尋她快樂中之快樂。可是現在的她，雖然仍在這裏徘徊，而她的心情，確是兩樣了。

這時，她呆呆地站在這裏，彷彿是一隻折了翅膀的小鳥，躺在荒涼的沙漠裏；又彷彿是一隻失羣迷途的小羊，徬徨在支離的歧路上。她覺得好像是一縷輕煙，隨風蕩起，漸漸的消失在遼闊的天空；同時又覺得好像是一塊跑石，從山頂沒頭沒腦的滾到了極底。她覺得胸腔結結實實的塞滿了東西，把心肺都擠了出來；可是同時又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荒涼，空虛，彷彿丟掉一件可愛的東西。悲哀，苦悶，失望，緊緊的壓住她的脆弱的心，有刀刀刺的酸楚，熨斗熨得焦灼。她的眼淚奪眶而出，潮水般的泛濫起來，她的身體也恍恍惚惚漂在淚的洪流裏。

在這樣莫胡昏蒙的刹那，眼前塌陷的墳墓變成一個漆黑無底的深淵；裏面那白粉粉的朽骨，帶着冷靜不自然的慘笑，正向牠招手，而獠牙巨齒，猙獰可畏的魔鬼，又在後面推擁。她的心突突的跳起來，她的頭髮也森然直豎，接着又打了幾個寒噤。

她愈想愈覺絕望，死的念頭重重地壓在她的心頭。但「死」這件事，畢竟是可怕的，人往往到了絕路，總還希望死灰復燃，留戀躊躇，不忍採最後的手段。所以她想雖是這樣想，而結果又慢慢地拖着兩條腿走回了學校。

二，

她回到自己的寓室，點着一盞暗淡的燈光，沒精打采的躺在沙發上。她那副淡白的面孔，燈光一照，更顯得憔悴了。兩隻含滿了淚珠的眼，有時凝視着燈光：一團輕鬆的火球，飛爆起火花，隨

着又化成一條一條的火線，縱橫錯雜地在眼前閃爍；有時凝視在聖白的牆上；無數圓形的黑影，時隱時現地在眼底活躍；黑影消失，又在牆上幻想出各式各樣的人物。這時，她的腦筋總是奔放的空想，亂絲般的漫無頭緒。

她正在幻想的時候，王媽拿了一封信送進來，她急忙的擠了擠眼睛，低下頭，裝作吐痰的樣子，偷着把淚痕搥去，恐怕被王媽看見了。

王媽把信攔在桌上出去。她一看字跡，便知道是她的舊同學素芬寄來的。她忽然想起她以前寄來的兩封信，都還沒有答覆，這是第三封信了。她趕快的拆開一字一句的讀下去：

秀姊：

這是我寄給你的第三封信了。每封信發出之後，總是很激切的期待你的回信，今天想着明天，明天想着後天，每天每天都在希望中偷偷的過去。而結果一天延成一週，一週延成一月，到現在半年多了，還沒有得到你片紙隻字。秀姊！這能不教我失望，教我寒心麼？

我五歲上死了父母，在伯叔的管束下生長起來。我沒有嘗過慈祥而溫柔的母愛；好像山陰的小草，總不曾見過一線和暖的陽光；好像沙漠的小鳥，永不能得到一滴甘美的清泉一般。秀姊，這是在學校時嘗向你說的，想你還不至於忘掉罷！

心裏沒有種上「愛的種子」，自然也開不出「愛的花」來。在校的時候，同學們都罵我薄情，孤癖，這何嘗不是這種原因！不過同學們總不原肯諒我，體貼我，都和我冷淡隔膜起來。秀姊，那時如果不是你給我一點安慰，五年的長期，又如何能耐下去呢！

秀姊，你是在美滿幸福的愛園中培植起來的一顆鮮花。你那溫柔而靄的面貌，輕盈含笑的眼睛，活潑嫺雅的神態，沒有不表現出熱烈的愛來。我自從和你認識以後，我好像在死灰中發見了一星火花，在黑暗中瞥見一線光明。當我寂寞，煩悶的時候，你總是伴着我，安慰我。你底愛，恐怕就是溫柔的母愛罷！我嘗到愛的滋味，恐怕一生也就是這一點罷！現在呢，我真好像一隻喪了母親的羔羊。秀姊啊！你竟忘了你的可憐的芬妹麼？

可咀咒的上帝，竟不肯賜給我一點愛泉！秀姊，我不是向你說過麼！我一生幸福攸關的婚姻，也是伯叔之命，媒妁之言所定的！在學校的時候，你時常鼓勵我反抗的勇氣，革命的精神，極力主張脫離家庭關係，自己尋自己的光明。我何嘗不這樣想，至今我還牢牢的記着你的話：「不要灰心，喪氣，在現在的社會，我們不能不立馬陣前，揮起三尺長劍，殺退萬惡的魔鬼，從血屍裏跳了出來！」咳！慚愧！怯弱的我，那有這種勇氣！在去年結婚——不，只能說是賣身好了，那時，我真是綿羊般的訓服，任人家宰割呀！我——我寫到這裏，差不多渾身抖顫起來！

秀姊，這種買賣式的結合，還能有什麼愛情可說，幸福可講呢！家庭還不是陰森黑暗的地獄！他——我只能稱他——還不是催命的判官麼！可是我事前既沒有勇氣來反抗，事後那裏有毅力來解除！我決定了！我只有堅守着有夫的獨身主義來消極的抵抗。

「升學」在我已經成了鏡花水月；為避免家庭的煩惱，我不能不走入「教書匠」之一途了。現在，朋友把我介紹到C府C女子小學，我到校已經一月多了。

秀姊，你或者為我慶幸罷！我能够暫時脫離了苦悶的家庭來營獨立的生活。實在，在事前我

也何嘗不私心慶幸呢！咳！誰知失意的人到處總是失意！脫離了黑暗的地獄，又踏進了悲慘的魔窟！天堂樂園我總不會有幸運去享受！現在，我底四圍都是些鬼臉互相嘲笑，我的赤子之心早已蒙上了一層灰紗！人生是冷酷的！社會是虛偽的！秀姊！前途險惡，正不知還有多少洪濤大浪來顛簸我這隻孤帆啊！

秀姊，你志趣高遠，毅力堅強，雖然你也同我一樣的不幸，作了專制婚姻之候補犧牲者，我總相信你能在壓迫下掙扎出來，得到最後的勝利！現在，說不定你已經看到爛燦的「愛之花」，嘗到香美的「愛之果」了！我祝你前途光明，幸福無量！

秀姊，你不必為我煩悶，只有你在世界上一天，我就不至於十分絕望。你真好像一盞永遠明亮的海燈，總能給我們溺死的靈魂一種絕大的安慰呀！

現在我的腦筋有些疲倦了，手腕有些發酸了，在此擱筆，只有希望你趕快的覆一封回信，詳細的報告你目下的情形和努力奮鬥的歷史，給你的可憐的姊妹一點慰藉。祝你努力。

素芬

(未完)

迎 婚

美麗的愛人，我不能自己走，

你必得伴我

走向那可愛的，古老的，淒清的廬舍，

德國海涅著
劉紹蒼譯

在那昏沈，冷清，可怕的屋子樓身，
那兒我底母親蹲在門前，
靜候她底兒子歸來。

『放了我罷，你這悲悶的人兒！
誰在喊你？』

你底呼吸緊迫，你底雙手冰涼，
你底兩眼發光，你底面頰慘白；——
但玫瑰香氣，太陽光輝
使我感到欣愉。』

讓玫瑰吐芳，太陽眩耀，
我底溫柔的愛人！
蒙在寬大白色如波紋的障面紗下，
彈着琴絃，
唱着結婚之曲；
夜風流出悠揚的韻調。

窗中一瞥

面色慘白的亨利走過時，
美麗的海德威正在憑窗望。
她低聲嘆道：上帝助我，
那個人看去好似鬼般慘白！

亨利舉起他底雙眼，
很憔悴地向海德威底窗上瞧望。
使美麗的海德威充滿了愛底苦痛，
她底面色也變成如鬼般慘白。

美麗的海德威充滿了愛底悲哀，
天天憑窗向下瞧望。
不久她便臥在亨利底臂中，
在每夜鬼魂出現的時候。

給我底母親 B. Heine

I,

德國海涅著
劉紹蒼譯

德國海涅著
劉紹蒼譯

我慣於把頭高高抬起，
我底性情也多少有點固執頑梗；
倘國王向我面上注視，
我也不能爲之將目垂下。

可愛的母親，我明白地說罷：
我底性情雖這樣驕矜，
在你底溫柔親愛的身邊
我底傲性便全行消逝。

這是你底精神，
你底勇於探討一切的最高的精神，
向天光飛行的精神將我克制了麼？

我作了使你憂悶的行爲，
這個追想曾使我苦痛過麼？

你底美麗的心胸，真愛我無所不至了！

II

我瘋狂地離開了你，

願遊遍這個世界，
看是否我能將愛尋到，
熱烈地將她擁攬。

我尋愛於大街小巷，
在每個門前伸出我底手，
乞求小小的愛底贈施——
但他們給我以冷嘲熱罵。

我漫遊着永在追尋愛，永在
追尋愛，但從未尋得愛，
病弱憂鬱地轉回家中。

你恰從對方向我走來，
啊！在你底眼內所透露的是什麼，
那就是很甜密的，我永在尋找的愛。

影

蔭棠

人家都誇耀懂得生命，我只能把影子看的格外清切。是在一個嚴冬，是在一個黑夜；頭上戴着

微芒的繁星，腳踏着沙沙的落葉；小河在旁邊緩流，電燈明亮若明月。我清楚的認識我的影子，就在這樣的一個境界。

輻在我前邊引導，輻在我後面隨走。牠忽焉在左，牠忽焉在右。短短的——短短的——要與警崗爭胖；儘管細——儘管細——竟和電桿比瘦。醜陋哉！把腰兒成直角，曲折在富貴之家的牆底門樓。難堪哉！把頭腦枕在濁水，隨波逐流。人家把生命之秘密說的那樣玄妙，我只能把影子的現象看的這樣的明透。

附白：我彷彿讀過西洋的一首影的詩，然而不很記得了。這篇小東西當然是受那詩的影響，不過是影響而已。命意與實感，確切是我的。

明天

第一卷第一號

目錄

明天的發刊
在法蘭西的美德
什麼是文藝
斯特拉斯堡城內的一晚
持七首的女子
行爲主義的各方面導言

佛郎士著 趙蔭棠譯
馮 亭
Hebbel 著 楊丙辰譯
Schmitzler 著 劉紹蒼譯
Watson 著 武者譯

旬刊

第一卷第二號

目錄

什麼是行爲主義
素紋
持七首的女子(續)
牆角交話

T.B. Watson 著 武者譯
春 芝
A. Schmitzler 著 劉紹蒼譯
徐玉諾

第一卷第三號

目錄

科昂那德的歷史妙論
安娜
寂寞之曲
殘跡
持七首的女子(續完)
論面孔

趙蔭棠譯
Hebbel 著 楊丙辰譯
廣 虞
馮 亭
A. Schmitzler 著 劉紹蒼譯
依 痴

第一卷第四號

目錄

科學與文藝
經驗與文藝
保爾最堪紀念之夜
世界底分配
歧路燈及李綠園遺事
書 夢

小泉八雲著 趙蔭棠譯
馮 亭
Hebbel 著 楊丙辰譯
Schiller 著 劉紹蒼譯
徐玉諾
蔭 棠